

# 母女情杀

● 为了妻子得到他人爱情的丈夫

● 风流的女店主

● 姑娘寡妇

沈阳出版社

# 母 女 情 杀

昌 野 编 写

沈 阳 出 版 社

1988年·沈阳

# 母 女 情 杀

昌 野 编 写

---

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 沈 阳 市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 
(沈 阳 市 青 年 大 街 1 段 2 号) 辽 宁 日 报 印 刷 厂 印 刷

---

字 数 : 190,000 开 本 787×10921/32 印 张 : 9  
1988 年 5 月 第 1 版 1988 年 5 月 第 1 次 印 刷  
印 数 : 70,000

---

责 任 编 辑 : 王 守 勋 责 任 校 对 : 方 东 晓  
封 面 设 计 : 石 无

---

ISBN7-80556-008-0/1·2

定 价 : 2.20 元

## 内 容 简 介

### ●母女情杀

天地之大，无奇不有。

谁能想到，母亲和女儿竟能同时爱上一个情人。母亲对情人情深似海，女儿对情人如醉如痴，双双为情人献出自己的一切。然而，事情虽然发生在母女之间，但情敌相见，分外眼红，同样也是鱼死网破，你死我活。在这场恋意、情欲、占有欲的争夺与搏斗中，母女谁胜谁负？谁投入情人的怀抱？谁与情人结为百年之好……

### ●为了妻子得到他人爱情的丈夫

丈夫发现自己的妻子深深地爱着他人。自己是该苦恼、怨恨、自悲、无地自容？还是该破坏、拆散、报复、毁灭一切？或以其它什么方式来对待妻子？这位心地善良的丈夫以巧妙、古怪、离奇的方法回答这一难题。

### ●风流的女店主

高傲的男人瞧不起身边的女人，表白自己不被美貌女色所打动，不为恋意情欲所动心。但，聪明风流的女店主以其特有的魅力，使高傲的男人神魂颠倒，拜倒在石榴裙下……

### ●离奇的情敌

你爱他也爱，你吹他也吹，你的恋人就是他的恋人，他

跟着你恋爱的旋风转。你说，这人可爱、可恨，还是可悲？  
然而，这就是离奇的情敌。

### ●姑娘寡妇

她，美貌年华，身洁如玉。是姑娘，又是寡妇。人们不禁要问，该怎样解释姑娘又是寡妇？这，说是说不清楚的，看是容易看明白的。

## 目 录

母女情杀.....	( 1 )
为了妻子得到他人爱情的丈夫.....	( 43 )
风流的女店主.....	( 77 )
离奇的情敌.....	( 117 )
私生子.....	( 138 )
被遗忘的少女.....	( 164 )
虚伪的爱情.....	( 197 )
姑娘寡妇.....	( 214 )
姊妹为奸.....	( 247 )
后记.....	( 283 )

## 母 女 情 杀

天伦之爱，出自人性之必然，而人性中尚有兽性，母亲与女儿同爱一个男人，于是一出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悲剧发生了。

梅农家的这出悲剧发生在一八六五年梅家的别墅里。这座古老而华贵的别墅坐落在新英格兰港小城的郊外。住宅的前部分有希腊庙宇式的白色抱厦。

主人公梅农将军，参加了四年国内战争，马上就要凯旋了。就在他即将到达这所别墅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克利丁和亲生女儿拉维妮之间，正在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勾心斗角。

母亲虽然年已四十，而容貌却艳丽非凡。她身材苗条而富于肉体美。那蓬松的卷发一半棕色一半金黄，披散在沉静而美丽的脸庞上，使人一见倾心。她是法国人和荷兰人的混血儿，父亲是纽约的大夫。她当时嫁给梅农将军时，颇有一些家当。

女儿跟母亲的外形几乎一模一样。她才二十岁，看上去

却比她实际年龄大一些。穿着黑色的衣服，与其母亲的绿缎长衣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半年来，她象一个影子似地跟在母亲的后边。前天和昨天，她踏着母亲的足迹偷偷跟到了纽约。这是属于她个人的秘密，对谁都秘而不宣。可是老管家萨斯却注意到她了，他用话点拨她：

“小姐，您昨天和前天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拉维妮一愣，信口答道：“到彼得和海赛儿家去了。”

“这可怪了，昨天我在街上碰到彼得，他还问你躲到哪去了。”老管家偏偏不肯装糊涂。

“啊，萨斯，我到纽约去了。”拉维妮一看瞒不住了，便坦然地说了实话。其实实话中也有假话，她说她去纽约是访个朋友，至于母亲和白兰德船长幽会的事，她是无论如何不能对下人讲的，但是萨斯却完全明白。

“小姐，真难为你了，那件事真丢人！”老管家话里话外都表现出梅家的事没有能瞒过他的，他无所不知，包括太太克利丁私通船长白兰德的事。他一向尊敬老爷和小姐，这一点拉维妮十分清楚，于是拉维妮用试探的口气说：

“萨斯，你说什么我不懂。”

“小姐，有些事情你的确是不知其根底，也许你听人讲过，这不是你这辈子的事，发生这件事的时候，你还没出世……”

老管家向拉维妮一五一十讲述梅农家早先发生的一段事：

原来拉维妮的祖父有个弟弟叫大卫，大卫爱上了加诺克的女佣人。女佣人生了孩子，大卫便正式娶了她，可是大卫的哥哥不赞同，梅农家的人怎能娶一个佣人作妻子呢？他把



大卫赶出了梅家，把原来的房子全拆了，盖了一座别墅。大卫带着那个加诺克的女佣人跑到了西方，音信杳然，但是谁都知道他们有一个男孩……

“小姐，那个白兰德有多大岁数？”

“大概三十五，也许是三十六岁。”

“那就对了，我记得那个加诺克的女佣人名叫玛丽白兰苔，您瞧……”

拉维妮听说叔祖大卫的桃色逸闻，却万没想到这位白兰德船长便是叔祖大卫的儿子。这个文雅而又神气的男人，半点不象船长，而象一个浪漫主义诗人。说话时浓重的浊音倒象海上生活经验丰富的人。这不，萨斯刚刚讲到他，他便出现在别墅的甬道上，萨斯知趣地躲开了。他看到拉维妮，故意装出斯文的姿态问好：“恕我冒昧，你母亲叫我……”

提起母亲，拉维妮皱了皱眉头：“她刚出去……”

“好极了，这是我的运气，好久没跟您谈心了。您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在月光下散步的情景吗？”白兰德捉住拉维妮的手，显出十分高兴又十分多情的样子说。

拉维妮有点激动，但她马上把手抽回来，冷冷地说：“是妈妈叫您跟我散步吗？”

白兰德装着听不出拉维妮的话外音，进一步做出亲密的样子说：“拉维妮小姐，我在海上过惯了，不大会讲话，要是我讲了惹您生气的话，您千万不要怪我，我没有坏心眼子……”他一边说一边观察拉维妮的表情。他一时未猜出拉维妮情绪变化的原因，于是又进一步讨好：“忘了，那天晚上……”

“是妈妈让您吻我……”

“您真有趣，难道这也要得到她的许可吗？”

拉维妮今天的谈话实在让人难以揣摩，白兰德只好岔开，“好了，我是个天生粗人，那天晚上我讲得太罗嗦了，而且也不大会表达感情。”

说到这儿，拉维妮脸色更加阴沉。是的，那天晚上白兰德讲了许多故事：他们的船在南洋群岛遇险，他被搁浅在一个美丽的孤岛上。他说叫天赐的岛国，岛上的人们全都裸体跳舞，在那里你会忘记人世的丑恶，把名利是非看作一场大梦……

白兰德继续献媚，想要握住她的手，可是刚刚碰到，拉维妮便迅速地把手抽回去。

“别碰我，你这无赖！”她依着萨斯的告诫，要尽快证实一下白兰德的身世，便干脆直说：“我真傻，竟能相信一个加诺克女佣人的儿子……”

果然白兰德被激怒了，他的母亲受歧视，他象抽风一样跳了起来：“滚开，我饶你是个女人，否则……”

证实了，勿须多问，白兰德确实是那个女佣人的儿子。然而白兰德却不在乎这个：“是她的儿子怎样，我倒得意，只可恨我却沾了梅家的一点血统，这使我感到羞耻。刚才你不让我碰您，就是因为我是女佣人的儿子，高攀不上您吗？”白兰德气得浑身发抖，一腔复仇的热血在胸中沸腾。他不管拉维妮爱听不爱听，竟滔滔不绝地讲起有关他母亲的悲惨遭遇。

原来拉维妮的祖父和祖父的弟弟大卫都爱上了女佣人玛丽白兰苔。而玛丽白兰苔却只爱大卫一个，因此惹恼了拉维妮的祖父，他赶走了弟弟，并以十分之一的低价吞占了弟弟

的产业，盖了这幢别墅。

大卫是个懦夫，喝酒、赌博……一天天堕落下去。童年的白兰德只能靠母亲给人作针线活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。有一天夜里，人们从酒店里把父亲拖回来，躺在门外象条死狗。又有一次，大卫酒醉之后，恶狠狠地打了玛丽白兰苔，七岁的白兰德拿起一根木棍狠劲去打父亲的头。母亲拽过儿子，把儿子藏起来，自己偷偷地哭着。她从来不讲一句不爱大卫的话。后来大卫醒了，良心发现，也哭了，向儿子道歉，求儿子饶恕……然后离家出走了，第二天人们发现他吊死在马棚里。可怜的母亲怪儿子逼死父亲，可是她仍然靠做针线活养活儿子，送他上学读书，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绅士。白兰德读完书，十七岁那年逃到海上，扔下母亲过着孤苦零丁贫病交加的日子。直到多年后白兰德当上了船长，从东方回到了纽约，才知道母亲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了，母亲死在儿子的怀抱里……从此，白兰德发誓要为父母报仇。谋杀他父母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拉维妮的祖父阿贝。在现世，仇人就是拉维妮的父亲梅农将军。

拉维妮本来不想听也不爱听这些有损于梅家声誉的语言，但是为了了解白兰德的思想脉络，她终于耐着性子听完了：“啊，现在该您报仇了，您可以用顶狠毒顶懦弱的方法报仇。她就是你报仇的工具，对不？”

“谁？她，指的是谁？我不明白。”

“你会明白的，她也会明白的。我马上过去对她讲，你等一会，我来叫你。”拉维妮用对待仆人的语气对白兰德说。

白兰德大怒：“见鬼，你把我当作你的佣人啦！”

“别嚷，你别逼着我对爸爸把这些事讲出来，爸爸很快

就要到家。”说着她轻蔑地向白兰德瞧了一眼，然后摆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派头走上了台阶。

白兰德被弄得不知说啥是好了。

## 二

拉维妮用通知甚至是通牒的口气请母亲到父亲的书房秘谈。

梅农不在家，书房多年冷冷清清，无人常去。拉维妮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，靠着两窗之间的大台子站着。听到大厅里有声音传来，她急忙迎上去。

“你又在折磨我，你明知道我睡了，偏要把人喊醒，有什么话这么急，而且要到这么一个发霉的屋子来谈。”

拉维妮走到门口，不声不响地关上了门，让母亲坐在大台子后面的椅子上。克利丁勉强含笑：“这么神秘！什么事？快讲吧！”

“前天，我没到海赛儿家去，我去纽约了。”听到纽约克利丁一愣，拉维妮假装没看见，“去年，你总是借口去外祖父家探病，现在我才知道，你常去纽约，我曾经在纽约看见你和白兰德在一起。”

克利丁本来恼恨交加，但是不好发作：“我是碰巧遇上的。”

“你去白兰德家了？”

“他邀我见见他的女朋友。”

“我问过楼下那个女人，她说你常去那儿住。”

“不，我是头一次去。”

“撒谎！”

“拉维妮！”

母女二人只说两句便吵起来了。拉维妮的语言一句比一句刻薄、狠毒，克利丁最后终于退了下来：“我明白，拉维妮，你恨我，好吧，我爱上了白兰德，你打算怎么办吧？”

拉维妮想不到母亲如此干脆地承认了：“无耻，爸爸信任你，你却干出这种丑事！”

“当你恨透了那个人，又嫁给他作了妻子，到那时候你才会了解我。拉维妮，我们不谈你是我的亲生骨肉，我只用女人的身份对你讲，讲这二十年来的痛苦。”

克利丁承认在她没有出嫁的时候，她曾爱过梅农。那时候他穿着上校的制服，威武而又沉默，神秘而又浪漫。可是结了婚，她发现他变了，变得十分讨厌可恨。她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拉维妮，却不把她当亲骨肉。她不愿见这个孩子，这孩子使她想到她结婚的那天晚上，想起她那痛苦的蜜月。所以拉维妮一直是由保姆抚养长大的。后来她又生了第二个孩子，儿子奥林。孩子生下不久，梅农便到墨西哥去打仗。她一个人带着奥林，相依为命，母子感情很好。拉维妮一直由保姆抚养长大，母女关系可想而知。

梅农从墨西哥回来之后，偏要儿子也去参军打仗，他说这是梅家的军人传统，也是梅家的光荣。结果又抛下了她一个人，过着孤苦零丁的生活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白兰德船长闯入了她的生活。丈夫和儿子全都长时间在外边，丈夫在军营里是个指挥官，当然会有临时夫人陪伴他。克利丁要报复，她想爱一个人，白兰德便成了她的猎物。尽管白兰德把自己的身世全部告诉给她了，她也照样爱他。看她现在在女儿跟前那种勇敢地承认这一切的派头，她是不会有所改变的。她

毫无顾虑地对拉维妮说：“在你爸爸一进门的时候，你便对他讲出这一切吧！”

“不，你不逼我，我是不会讲的。不是为你，是为爸爸，为了梅家的声誉。我求你丢下白兰德，再重新跟爸爸和好吧！用爱来补偿一下你对他犯下的过失。”

克利丁微微一笑，心里全明白了，这小丫头让她放弃白兰德，是因为她爱上了白兰德。尽管拉维妮矢口否认，她不象母亲那样坦率，但是久经世故的母亲看不出这小小的把戏吗？

“我不怕你告诉你爸爸，说穿了更好，我丢人现眼的结果，将是我得到了我要得到的东西，白兰德便是我的人。”拉维妮也不甘示弱，她恶狠狠地给克利丁指出她那可悲的远景：“爸爸有权，能叫白兰德吃苦头，叫他失业，叫他离开大海和轮船。爸爸不会跟你离婚，不离婚你跟白兰德也干瞪着，你只能在人们的记忆里留下个丑名。别忘了，你今年四十岁，比白兰德大五岁，当你变成老太婆的时候，他还年轻力壮，他会恨你毁了他的青春……”

拉维妮这一连串刻薄的语言不亚于一颗重型炸弹，妈妈气得真想一巴掌把拉维妮打倒在地。可是当她看见拉维妮脸上那种得意、嘲弄还带有威胁的表情，她又畏怯了。她看出女儿是故意在激怒她，她这是上当了，便忍气吞声地说：“好吧，我答应你，只在今天晚上我见他一面，以后就永远不见了。”

拉维妮有点不信，方才还象疯子似地固执，这么快就放弃了？

克利丁看出女儿满意的眼神中还饱含着疑惑，索性又激

她一下：“小傻子，你难道不明白，是我让他向你献点殷勤的，他并不爱你……”

这几句话对拉维妮象针扎一样刺伤了她的自尊心，她立刻想到白兰德对她那些假情假意勉勉强强的温存和奉承，她的心象掉进了冬天的冰窖，又象浸透醋汁。她强忍愤怒，扬起高傲的头对母亲说：“白兰德现在就在外面，你对他讲吧，你现在就把他赶走。半小时以后我再回来，我回来的时候，你就该把他赶走，听明白了吗？”

拉维妮用命令的口吻对亲生母亲说完，便把自己爱得发狂的白兰德叫来，她挺着胸昂着头，谁也不瞧一眼便出去了。克利丁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她。瞅着她把门关上，才扭过身来，满怀愁绪地扑向白兰德。白兰德的面貌跟书房里梅农的画像十分相似，竟和孪生兄弟一样。他不安地看着克利丁，揣摩着可能发生的事情，忽然他看见了梅农的画像：“啊，这就是梅农将军！”

“别忘了，他还是一位法官、市长。”

“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听人管你叫梅农太太，当时我恨极了，我恨你为什么是他的太太，我恨不得当时就把你抢到手，报报我的仇，谁知道这仇，这恨，竟变成了爱。”

克利丁紧紧地抱住白兰德：“亲爱的，现在他又要把我抢回去了。拉维妮全知道了，她跟我们到了纽约，她爸爸就要回来了。”

白兰德蓦地站起身来，“干脆，捅明了我倒高兴，那种胆小的勾当我做不来。”他又解释说：“方才我就知道出了岔头，本来我想对她说点好话，向她献点殷勤，遵照你的意思把她迷住……”

“可她真就被你迷住了。哦，这是我的错，我一错再错。不该干的我全干了，我们走投无路了！”

白兰德却毫不气馁，堂堂男子汉，岂能知难而退，久经风浪的人岂能惧怕大海！他瞥一眼梅农的画像：“哼，梅农将军！”他不想等着拉维妮去检举揭发，等这位将军一进门，他便去主动“自首”。他要让这位将军明白：您的美丽的妻子，爱上了我这个女佣人玛丽白兰苔的儿子。他转过身来对克利丁说：“我要耻笑他一番，当着他的面，把你带走，带到东方，带到中国。我们还可以到南洋群岛，找到那个天赐的岛国，去过无忧无虑的生活。他敢拦我吗？他敢碰我吗？拦我，碰我，我当时就打死他。我盼着他跟我决斗，我让他先开枪，我会躲枪弹，然后我再打死他。”

克利丁听到这一切，心中受到了很大的鼓舞。她狂热地吻着白兰德，紧紧地搂着白兰德，生怕失去这仅有的一点点幸福。但她想到决斗的事，她又害怕得直摇头：“不行，他当过法官，他不会跟你决斗，他会通过法律判你刑罚。你报了仇，可是那会毁了你一生，也毁了我。多年以后，我老了，你还年轻力壮，你会甩我的。”她把拉维妮的话重复出来了。

白兰德亲吻着克利丁，告诉她到什么时候也不会甩她。白兰德爱她，开始是为了向梅家报仇，可是后来却真爱上了。克利丁依偎在这个强而有力的美男子怀里，勇气增长了十倍。她幻想着：丈夫死了，就和白兰德结婚，梅家的产业全归白兰德，本来这些产业就有白兰德父亲一半，理应归还原主。白兰德可以自己买条船，当个船主，就不必在海上漂荡了……白兰德也何尝不想自己有条船呢；可那毕竟是梦。当他看到这落日后的书房，逐渐晦暗的墙壁上那张庄严得有点过分



的梅农画像，他蓦地又回到了现实。克利丁却不以为然，她认为这都是可以实现的。她兴奋得涨红了脸：“亲爱的，你还记得他有心脏病吗？”

白兰德一时没有明白克利丁的话，然而这件事却不是刚刚想起来的。在梅农即将回来，使她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她曾经想过这件事。现在她越来越觉得这件事确有其现实性，无路可以变有路。她把她的计划告诉了白兰德，白兰德却不赞成：“他有心脏病，你想用给他吃药的机会，用毒药把一个心脏病患者毒死。不，那不是大丈夫应该做的事，那是懦夫的行为。我和他决斗，不是他死，就是我死……”

克利丁急了，她的眼睛在激情的冲动下变得灼热而明亮：“当初他们折腾你妈的时候，他们会想到‘不是他死，就是我死’吗？不，他们不会想到自己会死。你瞧，他回来了，睡在我的床上，他把衣服脱得光光的，我得任他摆布……”她在挑起白兰德的妒火，“亲爱的，你忍心让他糟蹋我吗？你说你爱我，也肯于为我牺牲，可你却眼睁睁地让一个男人搂着我睡觉。我可不行，我爱你，无论哪个女人想和你靠近一点，我就和她拼命，‘不是她死，就是我死’！”她越说越激动，“啊，你不过是为了替母亲报仇，把我当作报仇的工具……”她哭出声来了。

“好，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，啊，我是个傻瓜，你是对的，只有他去死，我为什么要死！”

两个人热烈拥抱，接吻，表明一项重大的协议已经在热恋中达成了。

忽然从海口方向传来了隆隆的礼炮声，他们互相看看，都吃了一惊，又是一声炮响，震得书房的窗子瑟瑟作响。克